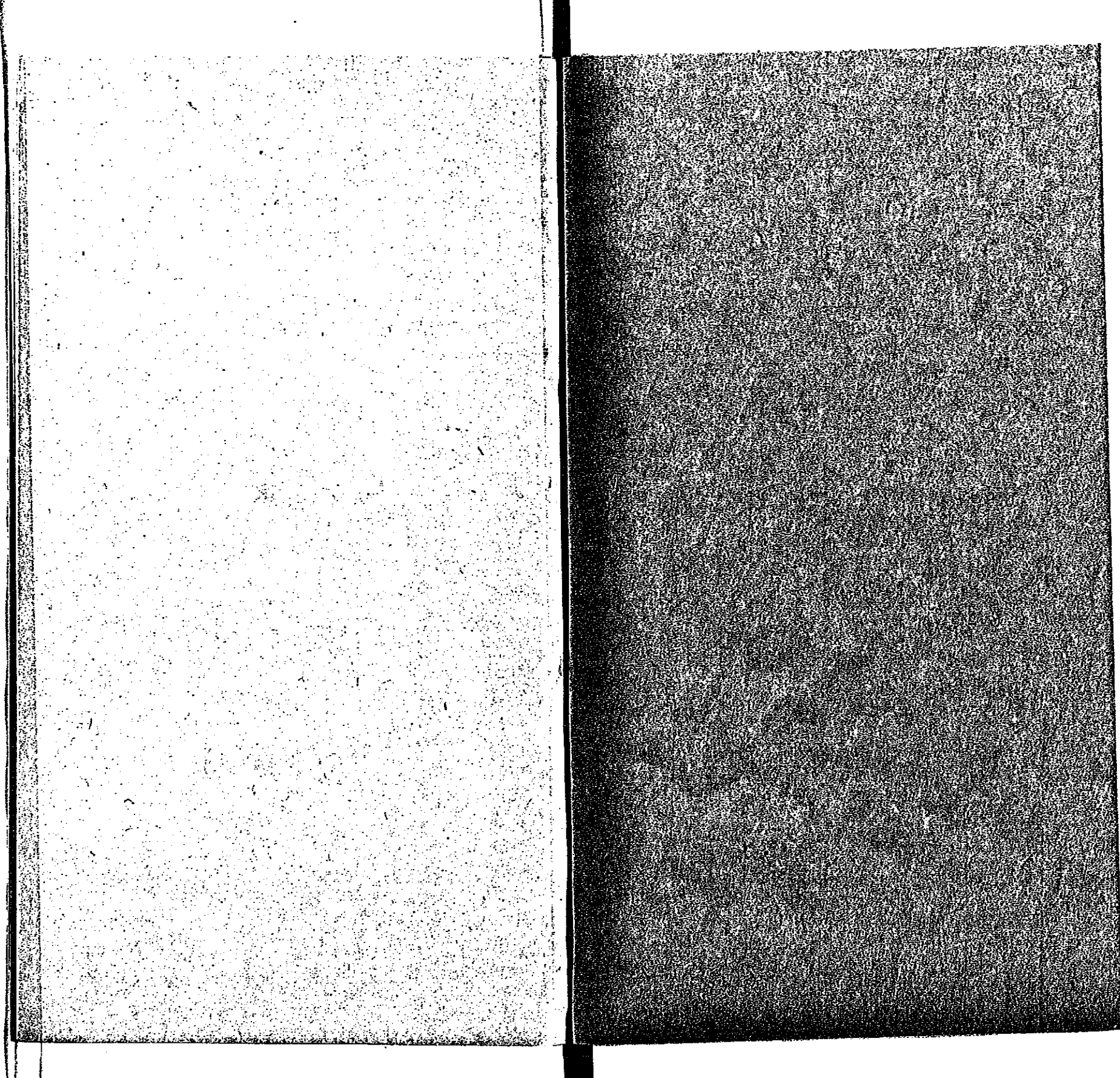


小 學 商 業 等 高 級 學 校			
國 書 館			
總 二 五 九 七 號	一 三 一 二 冊	五 六 號	九 門 三 部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

西銘

宋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囂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日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集覽關中三輔舊事曰漢都長安以東有函谷關南有峽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渥然中處

渥然中處

商書

漢書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天下之父母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說父母自乾坤
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衡聲言
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
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
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
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
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
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
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
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億之也今
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
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
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
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
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
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
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爲長者
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

天地之帥
吾其性

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誦論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不得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也父母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主宰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指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問體乃孟子氣休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鍵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處中物皆與我初何于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皮

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
得謂天地無心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
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無
心之心也○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形
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形
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
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
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
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散開說許多大君吾父
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
到得只是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
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
迷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事天便要迷得天之事而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
若是迷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性德之子若害了
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天之性德之子若害了
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
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

天我自是義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
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開之先生吾其
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
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質下承
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
不子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
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
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
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氣吾性便是天地之
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氣吾性便是天地之
何曰復來又改子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
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不塗大雨通
更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
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
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此溪陳氏曰
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
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
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陳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又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編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氏嚴孫曰程子云所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土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例着大小太快活

天君
父母
宗子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

宗子之家相

陳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味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

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禰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陳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

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夫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踐形
惟肖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宋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予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肖予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不測者也窮之則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性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

不為屋漏
泰無

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顓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顓考叔之

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陳氏曰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疎儀狄而絕旨酒按索隱蘇初受堯封為崇侯以治水無績被殛長子禹襲位故稱崇伯子顓考叔之及莊公按左氏顓考叔春秋時顓谷封人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羹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為母子如初注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

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

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集說不施勞而底豫

父瞽瞍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烝烝乂不格姦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既而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幸之嘗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姬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大大死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傳申生自殺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

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

我者無一善之不能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

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

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

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

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

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今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日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惟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所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

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舍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會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胞故曰恭會子歸全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沈恐未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黃巖翁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梓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子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

至女
成

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授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陳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

存順
沒寧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
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
勞而不怨○西山黃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
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
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
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
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
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
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
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
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
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
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
意○雷巖翁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
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
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

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龜山
發明
此意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

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體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微蓋

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微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人借去矣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微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

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
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用彼
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
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
以西銘使讀之尋釋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
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
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
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
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
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
其流遂至兼愛非所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
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
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
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
盡也歟何謂稱物平施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
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
昔者竊意西銘所以施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
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義
過其數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
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
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
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
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
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
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
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
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
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
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
以是而己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
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同源則一雖
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
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
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
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
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
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

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
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
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
以為仁知其所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
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
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
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源毫髮之
殊哉若於此不透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
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
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
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兩
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思
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
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
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刻停息所謂仁
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
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
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
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
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

仁然則仁之為仁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
仁而存之與人與物不得不同故伊川夫子既言
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
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
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則之
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
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
發時看合內外為一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
理然其中無一物之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
散殊錯採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
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此端緒而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
而言因此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太抵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
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
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
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
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
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

立心
便可
達天
德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
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
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
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已其地位已高
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
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酢無往而
非此理更有何事
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宋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微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

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曰言之皆是日用切已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書或未論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于者為

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

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見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原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會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

西銘
理一
分殊

生理大方脈

曰也是如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
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如乾稱父坤
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
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
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
則一其分殊底意無不如此吾與也吾同胞同
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吾與也吾同胞同
分殊底意無不如此吾與也吾同胞同
山便正是疑同胞裏面便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
知他同胞與裏面便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
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得也不多這處若如
細分一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不
是理一分殊只是事天親親一般○問西銘句不
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
有橫說底意思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
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幼幼為理一
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
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目
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
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這箇

○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
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
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
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
之父母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
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故以民為同
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故以民為同
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
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
吾與曰宋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
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殊哉
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
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
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夫始發
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在上之人
西銘為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集覽謝
良齋按宋鑑謝良齋新喻人初欲慧日記千餘言
為文操筆立說因榜其所居曰良齋紹興未舉
進士擢監察御史光宗登極獻十箴累遷御史

中丞尋以煥章閣學士知泉
州所著有聖學淵源五卷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
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
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與兼清濁虛實朱子
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
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
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
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
必得於已而甘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
乃是理為虛似非形而不白縱指理為虛亦
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
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管窺天四旁雖不見
而其見處甚分明渠東方朔傳以
管窺天以蠡測海注窺小見也

子厚
能浩
然之
氣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
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
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
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
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
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
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
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
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
教他聽說話會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
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
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頗

子克已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勉齋黃氏曰堂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悌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此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

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
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
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千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
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
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
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

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

便易看

西銘 林夔孫按宋鑑林夔孫福州府古田人幼穎悟及壯從朱文公遊博洽群書隱居不仕與同邑余隅程若中為友所著有蒙谷集書本義等書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
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主血脉之屬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
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
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
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
破耳

仁義之道相須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儒者之道至義盡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敝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

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

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
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
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
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
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
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
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
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
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
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
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
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
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
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
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
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
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
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
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
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爲
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
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
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
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
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
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
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
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
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
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
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
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
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
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
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
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
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

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神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已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

大方廣經卷之四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

蒙者蒙昧未明之
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阮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昧一有空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凝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正之矩天之所以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唯推而放諸無形而唯推而放諸至動而唯推而放諸至靜而唯推而放諸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